



SU LIAN DANG DAI  
WENXUEMINGZHU

蘇聯當代文學名著

**MO  
SI  
KE—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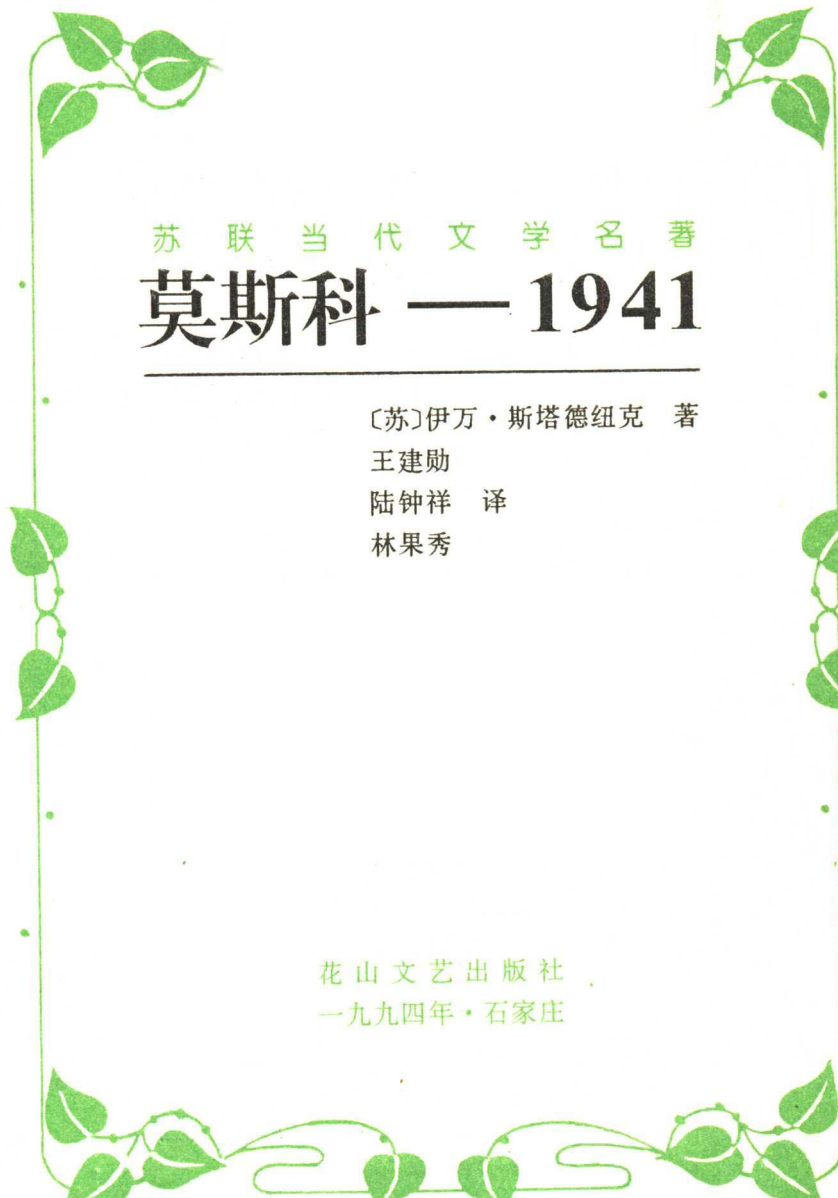
[SU]YIWAN · SI  
TADENIUKE ZHU  
WANGJIANXUN  
LUZHONGXIANG  
LINGUOXIU YI

HUASHANWENYI  
CHUBANSHE  
1994 ·

**莫斯科 — 1941**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 著  
王建勋 陆钟祥  
林果秀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苏联当代文学名著

# 莫斯科——1941

---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 著

王建勋

陆钟祥 译

林果秀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 内容提要

1941 年,德国军队疯狂进攻斯摩棱斯克,企图打开莫斯科的西大门,一举攻占莫斯科。苏联军民面临严峻的挑战,红军几个军团在斯摩棱斯克与敌人激战,空军、莫斯科市民也为保卫莫斯科谱写了一首首动人之曲。本书从多方位、多角度、多侧面描写了苏联军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场面,歌颂了苏联军民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故事震撼人心,读来格外引人入胜。

原载 ПОМАН ГАЗЕТА

—18—19,1985

苏联《小说月报》1985 年

第 18—19 期

苏联当代文学名著

莫斯科—1941

[苏]伊万·斯塔德纽克 著

王建勋 陆钟祥 林果秀 译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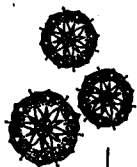
保定市燕龙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4.875 印张 34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5.00 元

ISBN 7—80611—224—3/I·195



1941年7月下旬，发生了一次山崩地裂的大震荡，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疑虑地、日益不安地注视着世界各国人民及其政府，她在为人类的明天、也在为今后自身要走的道路而忧心忡忡。世界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在疯狂冲向莫斯科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强大压力下，苏联能够支持得住吗？

这些日子，斯摩棱斯克高地，好像成了敌人预料不到的石门坎，德国的战车撞上了它，把枢轴都撞断了。看来，当过去蕴积起来的那些邪恶的力量消耗殆尽之后，战争的进程在这里延缓下来了。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在隆隆的炮火中，一面交织着死亡、痛苦、仇恨、绝望和希望的天网，仍在迅速地张开。战斗没有停止，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它不知疲倦地去征

集死亡课税：数以千计的人的死亡，他们中间既有这块古老土地的捍卫者，也有奴役它的人——那些贪婪的入侵者。

德国人继续把突击队运过第聂伯河，妄图用坦克履带牢牢地保住右岸，迅速占领斯摩棱斯克北部，以便最后以强大兵力延伸到西方方面军所有军队集群的后方，打通通往莫斯科的道路。

侵略者在这里遇到了卢金中将的第16集团军。由于力量悬殊，集团军所属各师都已经十分疲惫，遭受了很大损失，但他们终于还是用火力和刺刀把敌人从它占领的滩头阵地上清除掉，渡过第聂伯河这一段不算太宽的河面，转入进攻，向斯摩棱斯克南部纵深压迫敌人，以期进一步收复南部。

然而，这是徒然的，战争的规律是无法改变的，当敌机几十架一批地从天亮到天黑在空中盘旋的时候，当德国人在坦克、火炮、乃至步兵方面都拥有巨大优势的时候，要想迫使他们从所占领的土地上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德国人也不可能打败卢金将军的集团军，尽管它人数不多。多少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天生的那种对奴役者的仇恨，存在于军人身上的那种“哀军必胜”的大无畏精神，似乎使这支部队力量倍增。他们善于忍受各种艰苦的折磨，随时为祖国献身。正是这样，只要躯壳中保持着旺盛的精神，凡人的血肉之躯强过铁和火。

或许是因为上面发布了十分严格的命令，它简明扼要地规定了战斗任务，向第16集团军日益减少的战士们严肃地提出这样一个即使不说他们也会明白的令人感到揪心般疼痛的事实：斯摩棱斯克是通向莫斯科的门户。



……战争开始，卢金中将正在文尼察。第16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正在开进别尔季切夫、文尼察、普罗斯库罗夫、斯塔罗康斯坦丁诺夫和舍佩托夫卡地域的防地。这些部队是在开战前登上列车，从外贝加尔向西开进的。殿后列车还在横越西伯利亚。卢金将军接到新的命令：第16集团军转由最高统帅部掌握。任务是：集结完毕后，经由舍佩托夫卡、奥斯特鲁夫和罗夫诺前去迎击敌人，然后根据命令行事。

那时候，第16集团军的力量并不算小，仅它属下的阿列克谢因科将军的第5机械化军就拥有一千多辆战车，每个坦克旅有大约300辆坦克；还有第32步兵军，这是一支由3个具有高度军事素养的师组成的部队。

6月26日，卢金将军又接到了新的命令：第16集团军从西南前线转向西方前线，向奥尔沙—斯摩棱斯克地区开进。这样，已经到达西南前线，还未卸载的列车，只好按照新的路线前进。卢金将军则急忙驶往舍佩托夫卡去中止第5机械化军卸载。他来到小镇波多里依，看到的是一片混乱。拥挤在这里的有从国境线上撤退下来的一小股、一小股部队，有当地军事委员会征召来的数百名战士和指挥员，还有许多到这里来领取弹药、武器、油料、口粮的作战部队的代表。再有就是看不到头的一群群从西部逃过来的难民……来自空中的不间断的轰炸和化了装的德国空降兵的破坏骚扰也从未间断。

在这一片混乱中，卢金中将考虑到敌人的侦察部队已经接近舍佩托夫卡，而他又是现场军衔最高、职位最高的人，那么，他该怎么办呢？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sup>①</sup>首先抽出手枪，和他的副官谢廖沙·普罗佐罗夫斯基中尉，他的司机、列兵尼科来·斯木雷金以及另外两个军官，迎着人群站在舍佩托夫卡的主要大街上，非常坚决地把军人和非军事人员的人流止住了。随后，根据卢金将军的命令，在各家的院子里和小巷中把这些组成小组和小分队，给他们指派指挥员，编造花名册……这样，杂乱的人流就变成了有组织的力量……

然而，对于所有那些聚集在舍佩托夫卡的不成编制的各

---

<sup>①</sup> 卢金的本名和父名。

兵种的代表、退下来的部队残余和几百名军委会征召起来的预备役人员，也应该强行管理起来。这些人一直拥挤在街道上、广场上、街心花园中，特别是在车站和车站周围更多。小镇简直就象一个旧货市场，当然，并没有做什么买卖。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毫不犹豫地接管了为数不少的舍佩托夫卡的卫戍部队和它的全部军需事务的指挥权，还接管了掩护舍佩托夫卡方向这一段防线的指挥权。

应该把这件事报告给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但是和司令部联系不上。往基辅的电话很难打通，德国的特工人员经常在电话线路上捣乱，他们不是破坏电话线，就是窃听；还有过这样的情况，德国人接通了我们的电话线，冒充苏军司令部的人，用俄语下达了一些破坏性的命令。因此，当卢金中将在铁路车站站长办公室中，挂通了给基辅方面军第一副司令员雅科夫列夫的电话之后，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道。但是，没有密码怎么谈话？况且，接电话的真是雅科夫列夫吗？从声音上是很难辨认的……

“弗谢沃罗德·费奥多罗维奇<sup>①</sup>，是你吗？卢金向你报告。”

“是我……你在哪里打电话？”

“请原谅……如果你真是雅科夫列夫，那么请告诉我，我妻子叫什么名字？”

“理解你的担心……你妻子的名字是娜杰日达·麦弗季

---

<sup>①</sup> 雅科夫列夫的本名和父名。

耶芙娜……你要是卢金的话，还记得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

“莫斯科，大剧院……”

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消失了，卢金向西南方面军第一副司令员报告，舍佩托夫卡有被敌人占领的危险。雅科夫列夫听到后，感到很震惊，回答说：

“你明白吗，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不明白，我就不会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承担起这样一项重任了。但是，你知道，按理我是应该到我的部队那里去的。”卢金提醒了他，说得合情合理。

“我明白，是应该去那里。但是，在舍佩托夫卡，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仓库。”雅科夫列夫将军解释说，他已经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了。“如果敌人占领舍佩托夫卡，方面军的部队就得不到弹药和一切作战物资了！”

这样，站长办公室就成了卢金将军的指挥所。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把第5机械化军的第109摩托化步兵师和第57坦克师的第116坦克团装上列车的命令。第109师师长尼科来·巴甫洛维奇·克拉斯诺列茨基上校受命带领坦克团占领防御阵地，不让敌人接近舍佩托夫卡。

卢金把集团军后勤部长马兰金上校、两个参谋和两个政工人员留在自己身边，命令他们组建阻截小组，拦住道路上乘汽车的难民，把他们转移到开往基辅的列车上去，然后，把弹药装上汽车，开往前线……对他，卢金，不知有多少人流了眼泪，有多少人苦苦哀求，又有多少人发出诅咒之声——

许多难民不愿、也不肯离开汽车。然而，这是战争。诚然，战争已经打了一个星期，但从基辅方向，却仍然有不少装载着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粮食的列车通过舍佩托夫卡开往西乌克兰的一些城市，它们还在按照战前的计划运行着。

卢金将军命令车站站长把这一列列的火车拦住，不予放行。然而，就象不能让河中的流水停下来那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一来，沿线各站的铁路路段就要全部堵塞，军用列车的运行也就会随之而停止。于是，货运列车仍然继续向敌人的方向开去，听由它在某个地方翻车或者是烧掉。

他把军用物资仓库主任们都召集来了。仓库还真不少。他向他们了解，一旦撤退时，各人所需要的车皮数量。听了大家报出的数字，他知道再继续说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他下了一道连他自己也感到害怕的、冒险的命令：对于所有从前线来领取弹药、油料、粮食和作战装备的人员，仓库一律不得拒付，即使来人手上没有军用物资提货单，但只要马兰金上校开的条子就可以照领。同时，还给仓库主任们发了盖有公章的卡片，上面是后勤部长签字的样式，以便核对。

109 摩托化步兵师师长尼科来·巴甫洛维奇·克拉斯诺列茨基上校报告：“敌人的摩托机械化部队正继续猛烈进攻，已经到达舍佩托夫卡以西 20 公里的地方。”克拉斯诺列茨基是一个勇敢而又有经验的师长，在哈桑湖和日本人作战时，表现得很出色。现在，他的师遭受了重大损失。克拉斯诺列茨基本人不久也负了重伤。卢金当即决定，派该师所属一个团

的优秀团长亚历山大·伊里奇·波多普里戈拉中校去接替。但是，这时候，在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德国人作战中，该团遭受了重大损失，波多普里戈拉由于绝望而自杀了，虽然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卢金将军只好亲自率领这支部队作战，直到又任命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师长时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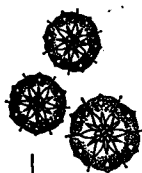
舍佩托夫卡方向的战斗日趋激烈，形势日渐恶化。应该投入新的兵力去迎击敌人，并设法掩护逐渐削弱的第109摩托化步兵师的侧翼。卢金命令截住所有那些突围出来的步行和乘车经过舍佩托夫卡及其附近的零星部队，成群的或者是单个的人……总算把他们组建成四个摩托化支队。还给他们加强了三个炮兵连和20辆坦克，然后就把他们投入掩护109师侧翼的战斗中去……

他还坚决地把步行接近舍佩托夫卡的一个师的生力军纳入自己的指挥之下。这个师正向西开去，准备编入在那里作战的第5集团军的建制，可第5集团军现在何处，却不得而知。他命令这个师在舍佩托夫卡就近占领阵地，设防作战。卢金觉得，他简直跟不上自己头脑中那些摆脱不了的、激动不已的想法；就凭着那种对死亡危险的直感和对所肩负的空前重大责任的认识，决心似乎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对于恶化的形势，或者是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形势，他往往是靠着一种敏锐的本能去觉察、去把握；每逢此时，他就记住一条原理：一个能干的军事首长真正的奥秘就在于把勇敢和谨慎结合起来。

卢金中将成了他在舍佩托夫卡组建起来的一支作战军队

集群的自封的指挥员，这个集群的行动很快就经常被写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甚至最高统帅部的嘉奖通报中。他终于还是和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联系上了。卢金毫不隐讳地向他报告说：“舍佩托夫卡的作战军队集群正在一天天地削弱，而且再没有可能得到补充。如果不能在这一地段投入必要数量的生力军的话，那么勇敢精神也好，大无畏精神也好，自我牺牲精神也好，都不能帮助这支部队继续坚守舍佩托夫卡枢纽。”

不久，多勃罗谢尔多夫少将的第7步兵军就从第聂布洛彼得罗夫斯克开到舍佩托夫卡去了，卢金则赶往斯摩棱斯克去指挥自己的第16集团军。



在斯摩棱斯克，正如读者已经知道的那样，卢金只找到了两个师：不完整的第 46 师和第 152 师。“所有其余部队，”眼神忧伤的集团军参谋长沙林上校向他报告说，“都已经转拨给库罗奇金中将的第 20 集团军了，后者正在奥尔沙地区进行激烈的防御战。”

几天来，卢金中将总感到很委屈，感到自己好像是被人肆无忌惮地抢劫过似的。因此，他好不容易才适应了西方战线上的形势。到达斯摩棱斯克后，他马上感到这里的形势要比舍佩托夫卡紧张得多（战争中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最迫近的危险）。他翻来覆去地估计、掂量着留给他指挥的这点力量……两个师……似乎是一点力量……却又显然不能称其为

力量，如果他手头上没有第5机械化军的话，从前，在司令部作业演习中，他是一向习惯于用第5机械化军，从防御中的集团军的两翼，对“敌军”实施无法抵抗的反突击。目前这两个师占领了防御阵地，形成了一个从斯摩棱斯克向西北突出的弧形地带，一个有缺口的弧形地带，这样却能掩护住了往东去的道路，掩护了正在进行防御作战的第19集团军。根据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的命令，还要从这两个师中抽调出几个加强营，把它们投到斯摩棱斯克以西和西南方面，即投到克拉斯诺耶地区和斯文纳雅河沿岸至利季夫利亚村一带，以便和马雷谢夫上校旅的那些斯摩棱斯克民兵营一道保卫正在那里厮杀的第20集团军的侧翼。

在仔细审阅地图的时候，他看到，铁木辛哥元帅如何把一些部队从某个方向上抽调出来，然后将之投到另外一些方向上去；如何把刚到达作战地域，但还未完全集结起来的部队匆忙地投入战斗。他明白，方面军司令部已经没有预备队了。当他察觉到防线上的漏洞，一些重要作战方向掩护力单薄时，心头犹如压上一块大石头那样难受。而当他受命指挥斯摩棱斯克的防御战时，又产生了一种孤立无援的感受，就象一个没有戴上主要装备——拳击手套——就登上拳击场的拳击运动员那样。他只来得及做到把马雷谢夫上校的那些民兵营撤回到市区周围，让他们作好巷战准备，再就是采取措施，动员居民建立街垒……

在艰难的形势下，军事统帅把希望不仅寄托在自己的力量上，寄托在敌人的错误和失算上，也要寄托在和敌人对峙

的某一方向或某一段地上取得优势的机会上。因此，在听取司令部的指挥人员和将军们的报告时，他敏锐地思考着，希望这种思考能放出一线幸运之光。他紧张深入地阅读作战报告，仔细地研究地图。科涅夫将军的第19集团军防御阵地上被德军坦克纵队打开的一个很深的突破口，逐渐明显地呈现在他眼前，就象在斯摩棱斯克西南方向第20集团军的地段上发生的那样。看过地图，他感到，自己好象穿着一件紧绷在身上要破的衣服，寒风袭来，冰冷刺骨。

确实，7月14日曾经有过一个时刻，卢金感到出现了一线光明：方面军司令员把彼得罗夫少将的第17摩托机械化军划归第16集团军。可是，这个军在哪里？方面军司令部通知说，该军各部在突围后正在某地整编。但是，这个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出现在集团军的地段上。从偶然遇到的突围者那里得知，这个军所属第20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些小分队确实曾在7月初经过斯摩棱斯克。卢金进一步向他们打听战前就很熟悉的该师师长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穆拉维约夫上校的情况。据突围者说，在明斯克以东的斯洛尼姆地区，穆拉维约夫遭到了潜入的德军特工队的袭击而受了重伤，并且从那里就立即被送往东部。该军军长彼得罗夫似乎也牺牲了……光明又消失了，尽管第二天又收到铁木辛哥元帅的一份新的、充满希望的密电，卢金受命从第19集团军司令员科涅夫中将那里接收两个步兵师：B·H·诺沃日洛夫上校的第158师和T·Г·科尔涅耶夫少将的第127师。命令还要求把这两个师部署在斯摩棱斯克的南部边缘——从市郊沿索日河

到格里涅沃村，并建起强大的防坦克枢纽地带。

卢金将军派遣自己的代表到这两个师去，命令他们立即开赴斯摩棱斯克。然而，他看了一下地图，发现他们要走的那一段路程很远，他们根本不可能按时控制住德军冲向城市的道路。他没有向任何人表示出自己的失望心情，立刻采取了措施，以使用自己为数甚微的兵力坚持到这两个师的到来。也许是由于失望，他还命令各部队长、司令部的参谋和政工人员象他在舍佩托夫卡曾经做过的那样去行事：坚决把所有的，甚至是偶然来到第16集团军地段的一切人和物都“掌握到手中”，纳入自己的辖区，然后把他们编入各团，派到防御阵地上去。

对事物真相的了解，在前线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件事如此地受重视了。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卢金深知这一真理，但是，1941年7月15日至16日的那一夜使他确信，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的南部。他感到一阵震颤，他是那样的无能为力，并且极为痛心地意识到，那个可怕的关键时刻终于来到，从这时起，天平的砝码就要悲剧性地急剧地甚至可能是长期地倾向于对侵略者有利的那一边。或者由于德国人的疏忽，也可能是由于马雷谢夫上校及时地炸毁了斯摩棱斯克的那些桥梁，德国人才没有立即渡过第聂伯河，占领城市北部。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用来保卫外第聂伯了，夜间的巷战，斯摩棱斯克的卫戍部队损失殆尽……

7月16日拂晓，集团军司令部得知敌人占领了城市南部，卢金将军就和集团军军事委员，师级政委洛巴切夫一起

带着一些司令部军官从茹科沃驱车赶到斯摩棱斯克北部。他们在车站附近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中停下，就在这时，德国人的机枪从第聂伯河对岸向他们扫射过来。这一阵射击把河右岸我军防御单薄的阵地从朦胧中惊醒过来，某几个地方响起了机枪的哒哒声，还夹杂着一阵零星的步枪声。司令部的军官们找到了睡在第聂伯河上游石头房子里的斯摩棱斯克民兵营，还有布亚申大队和尼基京大队的残存的战士。人们都到了极度疲倦而毫无感觉的境地，但是，一听到上级的命令，又都精神抖擞地进入防御阵地，他们都明白，形势危机。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卢金将军向师级政委洛巴切夫问道。他盯着政委，眼光是那样的严厉。

他们互相熟悉，彼此了解，性格相投，在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时，双方默契使工人都感到很欣慰。然而，现在，隐蔽在这幢炸得乱七八糟的砖房墙后，他们内心都惶惶不安。

“应该报告方面军司令部。”洛巴切夫一边回答说，一边从不知是谁递过来的一盒香烟中，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抽出一支烟来。

“报告嘛，那是来得及的。我问的是该采取什么样的决定。”卢金有点不耐烦地把话说得更准确些。

“他们一定会下达命令，让我们把敌人从斯摩棱斯克打出去。”洛巴切夫不慌不忙地就着旁人的火柴把香烟点燃，然后瞟着集团军司令员。“一定是这样的……应该据此来作决定。”

卢金象是为军事委员会的回答伤了心，急速转过身去，气愤地把双手抱在胸前，立刻陷入紧张地思考之中。在前景如